

张海国★编著

名家陶艺



上海书店出版社



张海国

编著

名 家 陶 艺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陶艺 / 张海国编著. —上海 :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4

ISBN 7-80622-769-5

I. 名... II. 张... III. 陶瓷—工艺美术品—
鉴赏—中国 IV. J5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09181号

策 划 / 吴伦仲

责任编辑 / 吴伦仲

技术编辑 / 毛志明

/ 张绍军

封面设计 / 柯国富

版面设计 / 三百里设计工作室

书 名 / 名家陶艺

编 著 / 张海国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印 刷 /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50×1168mm 1/32

印 张 / 7

印 数 / 0001-4000

出版日期 / 2002年4月第一版 2002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622-769-5/J•267

定 价 / 56元

東山清韻

王維
庚午年長夏月
王維作於江上





现代陶艺形象大使(代序)

沈嘉禄

如今，推广一种新产品或某项文化、公益活动，主办单位往往先指定一位形象大使，然后将聚光灯对准他或她，将有关信息传递给公众。一般来说，形象大使有如雷贯耳的知名度和众多的狂热拥趸者，最好是大众情人；其次是形象讨人喜欢，男的体魄健硕，气宇轩昂，挥手之间，激情澎湃；女的身材苗条，闭花羞月，目送秋波，摄人心魄。当形象大使那种或敛或露的微笑灿烂显现于广告、传媒或舞台上时，不论他(她)作秀的功夫如何，会让公众的眼睛大吃冰淇淋，容易激发肾上腺素，涌起购买新产品的欲望或参与某项活动的冲动。当然，有关形象大使私人生活的传闻有时也会成为一种效果很不错的宣传内容。

现在，当我坐在电脑屏幕前，手指触摸到键盘，就想起了形象大使这一崭新的“行当”，我愿意将张海国先生称作现代陶艺的形象大使。

张海国先生出生于上海，早在“大跃进”的热潮中，考进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专攻陶瓷专业。后分配在轻工业部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工作，专题研究国家用高档瓷器，从此开始了火与土的陶研生涯。当时的陶研所，可谓名家荟萃，才俊云集。他有幸得到了著名的“珠山八友”中的王大凡、刘雨岑以及如今已经贵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王锡良、张松茂和瓷雕大师曾龙升、周国桢等的教诲，从前辈身上学到了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丰富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研究资料和经费都相当匮乏，张海国千方百计挤出时间，怀带干粮独自一人跑到几十公里之外的湖田、湘湖、杨梅亭等古窑址，在堆积如山的碎瓷片中寻寻觅觅，捡拾瓷片作为标本以供研究。每个窑口，每种品种，每个朝代，他都系统地收藏几片经典器型、经典图案的

碎片，倘若有完整器型，则如获至宝，会激动一两个星期。正是这种强调探索与实证结合的治学方法、过目成千上万瓷片的经历，使他练就了一双犀利的眼睛。

张海国的虚心好学还表现在善于将治学心得化为文字通过媒体传播，早在1959年，他就开始在《景德镇日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到了陶研所这个大舞台后，如鱼得水，笔耕就更努力了。四十年后的今天，张海国依然如此勤奋，每周至少写两、三篇有关陶瓷研究的文章或陶艺家的专访，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浙江日报》、《羊城晚报》、《成都晚报》、《西安晚报》等全国性的报刊遍地开花。发行量颇大的《新

民晚报》上就常有张海国的袖珍小品与读者灯下晤谈，百来字的篇幅，专谈一个窑口或一个品种，有理有据，深入浅出，决不卖弄，更不以浮华词藻或主观臆断诱人迷失于八卦阵中，而是读后让人大有裨益。十几年前，我就是从这类文章中得知张海国这么一个人的。到目前为止，张海国已经发表了二千余篇文章，并有《古瓷鉴赏与收藏》专著出版，获得陶艺爱好者的一致佳评。更可贵的是，张海国并不拘泥于陶瓷的昨天，他还能与时俱进，从科技发展的眼光看陶瓷，涉猎陶瓷与医学、音乐、物理学、高科技及现代美术的边缘地带。

由于张海国在陶研所工作勤勉，为人诚恳，与前辈大师们结下了极好的友谊，在风云变幻的年代也坚如磐石。也因此，张海国有幸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不少陶瓷佳作和墨宝，并成了他收藏现代陶艺的开始。退休回上海



1961年元月张海国(右)与陶艺教授周国桢



1961年元月张海国与江西省美协副主席、瓷雕大师曾龙升



1964年12月张海国与“7501”毛主席用瓷主持人、轻工部陶瓷研究所党委书记汤伯衡

后，他在并不宽敞的居室内辟建了独一无二的“古缶斋”，几年经营下来，成了上海很有特色的家庭博物馆。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同样意思，“古缶斋”虽然玲珑，却风光万千。博古架上除了战国的印纹硬罐、两汉两晋的青釉壶、唐宋越窑龙泉的青瓷、元明清的青花、五彩、粉彩等各个窑口的佳器，更多的是瓷都名家的珍品。仅我寓目的就有周轻鼎的《梅花鹿》、《母子鸡》，李茂宗的《缤纷世界》，周国桢的《拚命三郎》、《野猪》、《雄狮》等，王锡良的《青松万古青》，王恩怀的《莲》，戴荣华的《紫藤小鸟》，刘远长的瓷雕《牛》，李林洪的《兰》，李菊生的《雄鹰》，钟莲生的《芦荡飞雁》，姚永康的雕塑《鲁迅》、王怀俊的《松间老人》，任瑞华的《渴》，熊汉中的《千秋图》，侯一波的《一啼天下白》，戚培才的指画《花鸟》，宁钢的《金秋》，龚龙水的《春花》及吴胜华、赖如森、董如雄、白海、邹天成、赖德全、宁征勤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及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的作品。每次造访“古缶斋”，如在山阴道上策马疾行，大有目不暇接之叹，中国景德镇当代陶艺大师的精品佳作奔来眼底，一时姚黄魏紫，青山妩媚，美不胜收。

不久前，张海国在太太闵秀芝的支持下购得旁邻的一套居室，“古缶斋”不再局促如螺蛳壳，从而使收藏品有了更大展览空间，在接待陶艺爱好者的同时，还能接纳来自海外的同好。这难道不是中国陶艺的远播吗？

但是，仅仅是研究和收藏，我还不能将张海国先生比作现代陶艺的形象大使。我的理由在于：张海国对推广现代陶艺的实际工作，是一般人不能企及的。除了每周坚持撰写几篇有关陶艺的文章外，张海国经常到电台、电视台作有关陶瓷知识的讲座，还定期到上海市总工会退休职工大

学、黄浦区老年大学等处讲课，使得那些有兴趣的老干部、老职工们也爱上了古陶瓷收藏和现代陶艺。此外，张海国还经常奔波于上海与景德镇之间，与陶艺大师们联络感情，沟通信息，组织他们到上海来展示新作，培养市场，扩大陶艺爱好者队伍，在中国陶艺纳入世界陶艺新格局的努力中，确定自己的新面目和时代精神。

张海国是以个人的身份、以自己菲薄的退休金和“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精神状态孜孜不倦地做着这样的事情，所以是值得尊敬的。这也是我将他比作中国现代陶艺形象大使的理由。

中国是陶瓷母国，这个不容置疑，历代历朝的能工巧匠曾经创造了灿烂辉煌、睥睨天下的陶瓷工艺和美术。但从世界范围看，陶瓷美术发展至今，中国的陶艺在材料、设计、观念、工艺、设备等方面已经不同程度地落后于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及北欧等发达国家。这些差距的造成，有种种客观因素，但艺术家本身缺少与世界的对话是一个不能低估的原因。这个对话的形式，很大程度表现在作品的经常性、专题性和探索性展示。所以，张海国将景德镇名家现代陶艺以专著的形式带到我们面前，是非常有必要的。这种展示，也是深入了解中国现代陶艺的一个良好机会，是我们与本土陶艺的近距离接触，也是艺术气氛的熏陶，更是接触世界现代陶艺之前的基本审美教育。因为我始终相信，中国现代陶艺赶超世界一流陶艺的日子就在眼前，就我从景德镇实地看到的情景而言，就我在上海艺博会等一些艺术展事中看到的作品而言，无论是瓷都还是北京、上海、西安等地，一些有实力的艺术家已经在辘轳车旁、在窑炉前奋起直追了。如果我们不对今天的陶艺有所了解，在未来的陶艺面前可能会大惊失色：“看不懂。”而这种反应，是多么可笑无知啊。

而张海国在这本《名家陶艺》里介绍的大师作品，以冰山一角之势反映了今天景德镇艺术家们的整体努力。他们乘天时之利，利用地利之便，凭借深厚的技术优势和历史积淀，不断创新发展，在艺术观念、创作思维、人才结构、科技进步、作品题材、材质利用、艺术种类和个性风格等方面进行大胆的探索，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五彩缤纷的作品终于呈现出奔腾入海的泱泱之势。这些作品，是中国民族文化与世界潮流汇合的结晶，也是民族精神在陶艺这个新载体里充分体现的尝试。而张海国对此的精心诠

注，则是一个专家艺术经验与胆识的糅合，是可以当作艺术鉴赏一类文章读的。如果你对陶艺不那么熟悉，也不要紧，闲时随手翻翻，在窗下藤椅上坐定，与一壶乌龙相伴，有清风徐徐吹来，养目养心，不亦快哉？

最后，我还要啰唆几句，张海国先生嘱我为他的专著作序，我有喜有忧，喜的是他又有新作问世，这是陶艺爱好者的福音，我应该祝贺。忧的是我从来不给人家的作品集作序。我一向认为出版作品集是作者自己的事，作者要说的话全在书里了，要交代几句也由自己执笔，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自己知，旁人的话终是多余的，再怎么说也是隔靴搔痒。如果非得请大人物写上几句，要么自己缺乏自信心，要么就是拉大旗作虎皮。而这次张海国先生有此吩咐，我倒不忍违拂。一是张海国请我写序，没有广而告之和抬轿子的用意。如果有，他还不如请书里介绍的名家妙笔生花，比我这个外行满书找句子来得稳准狠。那么，他也许是给我一个谈谈学习心得的机会，借此良机，以求方家指教，这是原因之一；张海国先生为人极其诚恳，这与他的为文有相似之处，不说假话、不作秀、不巧饰。我在福佑路及迁至目前的上海老街古玩市场上常常见到他，经他指点一二，在收藏方面大有长进，吃药就少了，心存感念，这是原因之二；他在这本书里提到的几位景德镇陶艺大师，我是认识的，并认为他们可能成为中国现代陶艺的领军人物，完全有实力与世界一流陶艺家比肩的。而且从总体看，书里收录的大师作品代表了景德镇现代陶艺的最新水平，是应该推介的。高山仰止，这是原因之三。张海国先生于陶艺宣传、教育出了大力，我们社会应该对他有所表彰。但目前我们对陶艺的重视似乎还不如其他门类的艺术，这里有全民普及不够，消费重心失落，收藏活动中存在“厚古薄今”的偏见等原因，对张海国的表彰只能停留在我的一厢情愿上。所以为他的专著写序，算是一种个人化的补偿吧。这是第四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图1 张海国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

图2 张海国与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远长

图3 张海国与全国政协委员王怀俊大师

图4 张海国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秦锡麟教授

图5 张海国与中央美院雕塑系副主任吕品昌

图6 张海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美国陶艺家协会主席温·海格比

图7 张海国与江西省美协副主席李莉生教授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育贤



前 言

中国是瓷器的发源地。早在东汉，浙江省上虞市就有成熟的瓷器作品问世。“土与火”的艺术塑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史。

驰名中外的瓷都景德镇，她的制瓷历史和陶瓷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汉代就有“新平(景德镇旧称)冶陶，始于汉世”的记载；唐代时期烧制的青瓷质地优良，被世人称为“假玉器”；在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景德镇即以瓷名冠天下，宋真宗将“昌南镇”(景德镇又一旧称)御改为“景德镇”。至此，景德镇声名鹊起。至元、明、清三代，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并创造了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素三彩、颜色釉等多种色彩美仑美奂的名瓷佳作。

景德镇自古以来“集天下名窑之大成，汇全国技艺之精华”，其“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明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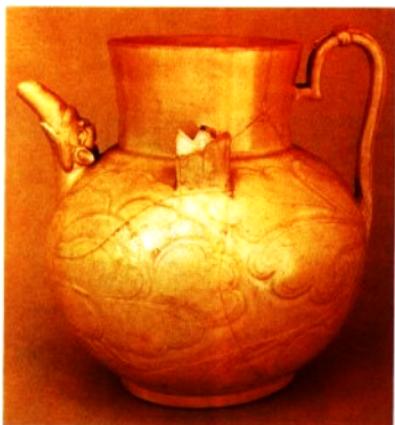
三国 越窑青瓷谷仓



唐 越窑秘色瓷花口盘



明 永乐青花凤凰三系竹节把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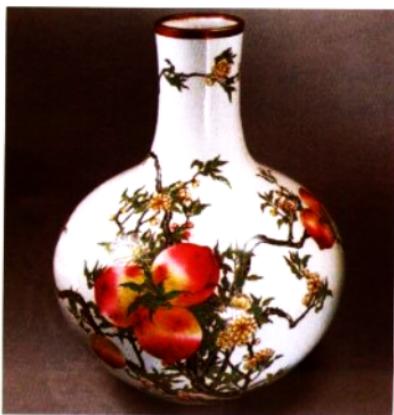
宋 定窑刻花双系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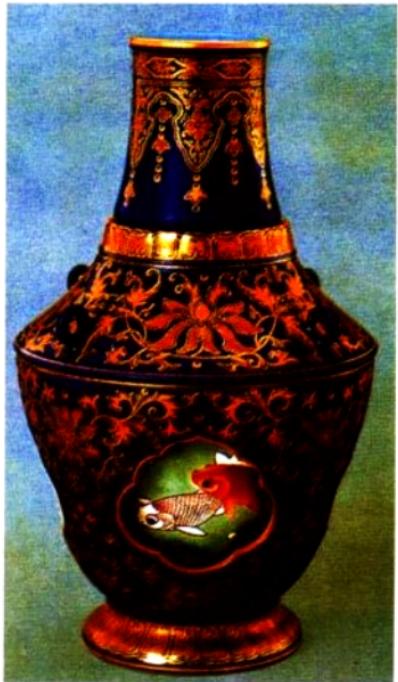
明 成化斗彩花卉纹小罐



宋 哥窑双耳三足鼎



清 乾隆粉彩九桃天球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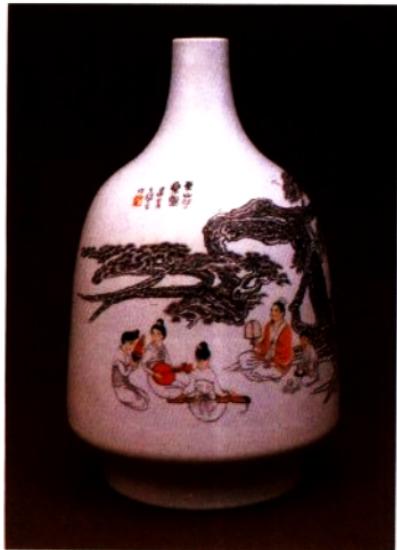
清 乾隆霁青描金镂空转心游鱼

镜”，是对传统景瓷的赞语。景瓷不但内销全国各地，而且沿着陆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瓷器之路“行于九域，施于外洋”，架起了东西方经济、技术和文化艺术交流的金桥。

今日景德镇，在改革开放的国策下，陶瓷艺术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取得新的突破和从未有过的辉煌成就。品种至为丰富，风格更为多样，人才济济，各显身手。他们中间，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级

工艺美术师；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还有许多身怀绝技的老一辈陶瓷美术工作者。他们继承传统，又有创新，为弘扬中华陶艺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近几年来，从上海艺术品市场来看，景德镇当代陶艺名家名作的启动，相对书画、珠宝、古代陶瓷、家具、玉器等传统的艺术品要晚得多。然而，只有短短的近十年时间，却发展得十分迅猛，收藏者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十年前，上海经营当代名家名作的陶艺作品仅寥寥几家，而如今经营的就有大小数百家之多，其中有国营的、集体的，而更多的是个人开设的。然而，从全国而言，更是有十分可喜的局面，景德镇瓷器成了雅俗共赏人们纷纷收藏的“宠儿”。在北京、广东、浙江、云南、四川、福建、广西等，尤其沿海地区，陶艺作品成了人们显示身份、表现学识、装点门面的理想艺术品，无论是企业家或是文人墨客，为拥有一件名家名作而深感自豪。他们中间有的是企业开张，购藏对大花瓶，以示开张志喜，或是有的文人墨客，品茗论道、赏瓶弄花、雅乐缭绕，风雅十分，摆放几个名家作品，心里顿时惬意万分。有的甚至不是陶艺家的“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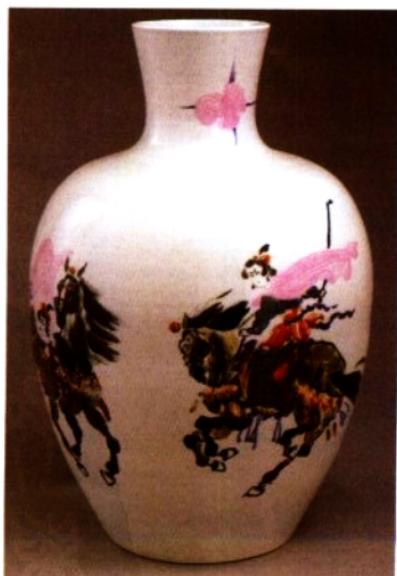
王锡良 《东山行乐图》粉彩瓶



秦锡麟 《早春》青花釉里红陶艺



周国桢 《猫头鹰》陶塑



李莉生 《马球》色釉装饰细胫瓶



刘远长 《楚魄》瓷雕



戴荣华 《淡妆浓抹》袖上彩瓷板



姚永康 《突破》陶艺





李进《小红低唱》轴上彩瓷板



宁钢《游春》综合装饰瓶

汉”，也扮起“陶艺家”的角色，揉揉泥、拉拉坯、烧烧窑、刻刻花、画画瓶，整天陶醉于陶艺创作；再有的陶艺“发烧友”，干脆开起了“陶吧”，与其他的“发烧友”、“追陶族”共舞，既赚到了钱，又玩了泥巴，可谓快乐潇洒。

有的甚至通过包装，垄断某些大师的作品，成了某某大师作品的代言人。

随着素质教育进一步深入，作为素质教育之一的陶艺教育，由于有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已将“陶艺教育”列入艺术基础科目的范围，许多全日制院校纷纷设“陶艺教育”课程，作为培养陶艺家、陶冶人们心灵的一种手段。中国美术家协会还设立了陶艺委员会，韩美林任主任。

可见，一个得到各方面关注的陶艺热，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正在热烈地开展起来，爱好、收藏、鉴赏、研究氛围已经形成。

从销售情况来看，1993年初，景德镇陶瓷学院师生在沪上美术馆画廊展出一周，只成交了15万元；而到了1998年上海南京路上一家